

十六国时期慕容西燕、后燕^[1]

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刘玉山 刘伟航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2)

Former Yan was annihilated by Former Qin 370 years ago because of inner conflicts and corruption. After the Feishui War, the imperial clans received special treatment from Fujian waited silently to overthrow Former Qin's reign. Their restoration movements set great motion in Northern China, however, the cultural circle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mperial clans' behavior and characteristics. In fact, their movem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forces in the first beginning, and corresponded with their strong anxiety. Meanwhile, they showed intense home-coming complex, all these needs further clearance.

Key Words :Western Yan later Yan Striving Anxiety Home-coming Complex

内容提要 370年,若不是内部的倾轧与腐败,当可与前秦相颉颃的慕容前燕^[2]为前秦所灭。淝水战后,受到苻坚优待的前燕宗室在隐忍与等待中揭开了前秦土崩瓦解的序幕。他们的复国运动声势浩大,在北部中国掀起了阵阵波澜。学界对他们在复国运动中的表现、特点等却鲜有论及。事实上,他们的复国运动一开始就形成了两股势力的争衡,且与他们强烈的时代焦虑感是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他们还表现出强烈的归根情结,而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厘清。

关键词 西燕 后燕 争衡 时代焦虑感 归根情结

中图分类号 K238

文献标识码 A

一 淝水战后慕容氏复国运动的兴起与西燕、后燕的争衡

《晋书》卷一百二十三《慕容垂载记》载:“坚之败于淮南也,垂军独全,坚以千余骑奔垂。”同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太元八年(383年)的记载稍详,“是时,诸军皆溃,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由此可见,慕容垂在前秦淝水战败后实力保存是很完整的。在苻坚来投之时,其

子宝就劝垂杀坚,其弟德也劝其“复宗祀,建中兴,继洪烈”但他并没有选择此时脱离苻坚,而是到了浞池以“至邺展拜陵墓,因张国威刑,以安戎狄”为名开始了复兴燕室的运动。联合了丁零翟斌将其首攻的目标选在了前燕旧都邺。此时垂子农及兄子楷、绍,弟子宙也闻变而起。383年,垂自称燕王,承制行事。其间消灭有异志的翟斌,后又断续消灭翟氏余党;攻拔邺都;巩固龙城故地,收复为高句丽所侵占的辽东、玄菟二郡,遂定都中山。另外一条线索是,前燕亡国之君慕容纬之弟泓在闻

听慕容垂攻邺的消息后,亡命奔关东,纠集众至数千人,打败秦将强永,“泓众遂盛,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叔父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13]慕容冲亦于平阳起兵,拥众2万。此时身在长安的慕容炜也“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14]慕容垂起兵前燕旧地,“关西之地,会非吾有,自当有扰之者,吾可端拱而定关东。”^[15]而苻坚也说,“关东之地,吾不复与之争”^[16],可以想见慕容垂的当务之急是号召宗人豪杰兴复燕室关东旧属,苻坚也力保关中腹地,二者暂时不会有大规模的冲突。但慕容泓、慕容冲兄弟则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前秦腹地,这就使苻坚不能容忍,于是命苻睿配兵5万以宴冲、姚萇辅之,讨伐慕容泓,结果大败而回,姚萇惧祸遂叛。又派宴卫击慕容冲,大破之。慕容冲余部奔慕容泓。苻坚让慕容炜诏谕泓、冲,慕容炜则勉励慕容泓“以兴复为务”^[17],于是慕容泓进向长安。此时西燕君主更换频迭的序幕也就此拉开,高盖、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后冲,且持法苛峻”^[18]杀泓立冲。慕容冲相继击败前秦苻晖、姜宇、苻琳等,进据阿房城,并称号建制。在此期间,长安城内的慕容炜欲联络在城内的鲜卑千余人谋袭苻坚,事泄被杀,“城内鲜卑无少长及妇女皆杀之。”^[19]双方交战日趋激烈,最后苻坚因听信谗言“帝出五将久长得”而入五将山,留太子苻宏摄政,最后慕容冲入据长安。此后西燕又内乱频起,“西燕主冲乐在长安,且畏燕主垂强,不敢东归,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鲜卑咸怨之。”^[20]左将军韩延杀冲立段随为燕王,段随得不到慕容宗室的支持被左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所杀,立宜都王子颢为燕王,帅鲜卑男女40余万口去长安而东。后慕容韬杀颢,慕容永与武卫将军刁云率众攻韬。慕容恒复立西燕主冲之子瑶为帝,众皆去瑶奔永,永杀瑶,立慕容泓子忠为帝。忠以永为太尉,守尚书令,封河东公。永持法宽平,鲜卑稍安。到了闻喜,不敢继续东归。政争还没有结束,刁云等又杀慕容忠,推慕容永为主,称藩于后燕。到此时西燕君主的更换才告一段落。在西燕定都长子后,西燕暂时稳定了下来,于是就与后燕成为直接接壤的敌手。

西燕可以说是灭前秦的直接力量,但他们日久思归,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后燕发生利害冲突,但他们的实力却远逊于后燕。西燕被灭时只有“新旧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21],总户数当在40万人左右。而后燕基本上恢复了前燕在龙城故地以及关东的版图,前燕灭亡时“凡郡百五十七,县一千

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22]经过战乱,后燕肯定达不到这个数目,但远胜于西燕当无疑。西燕地狭局促,后燕则居燕赵,都中山,控制邺城、以及蓟、龙城等故地。总之,从实力对比上看,西燕远非后燕的对手。但一开始却是西燕在与后燕的争正统中占有优势。我们通常所说的“五胡十六国”其实并不包括西燕,史学界的传统观点也认为慕容垂开创的后燕为继承前燕的正统,但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在最初的争衡中西燕却并不落下风。慕容后燕与西燕的争衡过程一开始却是西燕慕容泓得到了前燕亡国之君慕容炜的钦定,“社稷不轻,勉建大业,以兴复为务。可以吴王(慕容垂)为相国,中山王(慕容德)为太宰、领大司马,汝可为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问,汝使即尊位。”^[23]可见此时慕容炜更倾向于自己的弟弟慕容泓而不是成名早立的叔父慕容垂来继承前燕的衣钵。而“泓于是进向长安,改年曰燕兴。”^[24]显然也是以复兴燕国为己任。当苻坚被杀,群僚劝垂僭位时,“垂以慕容冲称号关中,不许。”^[25]显然也是对慕容冲得到慕容炜支持的畏惮。可以说西燕在最初争正统的过程中是被慕容炜寄予厚望的,但慕容炜很快也因谋袭苻坚事泄而罹难。这样在失去了慕容炜的暗助后,西燕的后继者们逐渐失去了与后燕慕容垂争正统的勇气。而西燕的统治者在短短10年间(384~394年)就更更换了7位,除去段随、慕容颢、慕容瑶和慕容忠这些过渡性的人物外,慕容泓、慕容冲是慕容垂的侄辈,且慕容泓过早死于政争,可见其能力与威望最先就被其部下否定了;慕容冲则直接导致了前秦的败灭,但对慕容垂也是颇为畏惮;慕容永“(慕容)魔弟运之孙”^[26],以宗室疏属的身份更为慕容垂所轻视。《全晋文》(也可见《十六国春秋》三十九)中载有慕容垂讨伐慕容永的檄文“鲜卑慕容永,乃我之骑将,首乱京师,祸倾社稷,豕凶继逆,方请逃归。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其遣左丞相王永及东海王纂,帅禁卫虎旅,夹而攻之。”在计划攻打西燕时,慕容垂就坦言“吾计决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复留逆贼以累子孙也。”^[27]由此可见慕容垂对西燕的绝对心理优势。西燕君主的频繁更换,或者说其领导人位置的不稳定,反映了西燕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在各个方面为将相大臣所一致认可的人物。慕容永在位时间(386~394年)虽然占据了西燕存在时间(384~394年)的大半,但也不过是差强人意罢了,他们没有像后燕慕容垂这样在资历、功劳、辈

分、威望以及执政能力、从政经验等方面都无出其右的领导核心^[118]，在这个核心的领导下，子孙侄辈俱用力，宗室一旦奔走，“各帅众数万赴之，众至十余万”^[119]，不说西燕在位各君主的年龄不大，兄弟子侄不多，单就西燕的开创者慕容泓、慕容冲的起兵缘由也是在得知慕容垂起兵且胜利在望的情况下发动，在二燕领导者综合能力的环节上，西燕远逊于后燕。

下面我们再看看二燕开基时对手的选择。西燕走上政治舞台的地域不是前燕故地，慕容泓、慕容冲起兵的地方都是在关中前秦腹地，但那里还有像姚萇那样在关中有实力、有根基的羌族集团，而且关中人民更支持衰颓的苻秦政权，他们所遇到的抵抗也是很顽强的^[120]。即使是占领了长安，他们的“归根情结”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关中持久，由于不敢与后燕直接对垒，所以到了长子就顿步不前，偏安一隅。可以说西燕一开始进攻前秦就是盲目的，他们本意是东归，但在击败了秦军后才有了染指关中的念头，最后还是支持东归的势力占据了上峰，当然这是伴随着一系列的兵变而推动的。其东归后不过是给一直觊觎关中的姚萇以坐收渔利的机会，自己反而在东归途中为后燕所遏。反观后燕，他们利用赵、魏乃前燕故地，人心思燕的大好形势，除了在邺城遇到前秦残余的抵抗外，主要是翟氏丁零的反叛，但力量并不强大，后燕在复兴燕室的道路上走的要更顺利些，使得他们有时间巩固关东与东北发迹之地，这些都是西燕所不具备的。

除此之外，西燕主慕容永定都长子后在内政外交上也犯了很多错误，因而也加速了灭亡。慕容永杀前燕慕容俊及慕容垂的子孙，男女无遗^[121]。这无疑使西燕自绝于后燕。从外交方面看，燕王垂在386年即皇帝位，拓跋珪在同年即代王位。拓跋珪初起之时慕容垂遣使朝贡，封拓跋珪上谷王，奉西单于印绶被拒绝，但反映出其实力并不强大，因被窟咄所逼而“遣外朝大人辽东安同求救于燕。”^[122]387年，拓跋珪征刘显“遣行人安同征兵于慕容垂”^[123]，而《通鉴》则直言“（拓跋珪）复遣安同乞师于燕。”^[124]显败后南奔慕容永。可以说此时后燕完全以前燕的承继者身份与北魏交通。而西燕则错误地选择了接纳叛臣的作法，更加使自己变得孤立。387~390年拓跋珪遣使至后燕达5次之多^[125]，西燕慕容永在390年攻洛阳，为晋将朱序击败之，于391年寇河南，为晋将杨铨击败。可能是看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且面临后燕的强大威胁，

慕容永于392年遣使向北魏朝贡。出于战略考虑，在与后燕关系恶化后拓跋珪“使长史张充周求好于西燕”^[126]，此时一直扰乱后燕的翟钊求救于西燕，西燕不救，从而错失与翟钊夹击后燕的大好机会，最后翟钊失败单骑奔西燕。在后燕的心腹大患去除以后，与北魏尚不到决战之时，卧榻之侧的西燕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后燕的进攻目标。388年叛燕的许谦在后燕赵王麟的打击下奔西燕。在计议讨伐西燕时，后燕诸将就说，“永未有衅，我连年征讨，士卒疲弊，未可也。”^[127]而范阳王德的一席话道出了讨伐西燕的真正目的：“永既国之枝叶，又僭举位号，惑民视听，宜行先除之，以壹民心。”^[128]可以说后燕灭西燕就是为了完成燕人的一统与民心的归一。综观在二燕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西燕在对外政策方面既没有坚定的同盟（与北魏的修好也是在北魏与后燕决裂后，但此时离西燕败亡已经不远了）也没有理顺好和后燕的关系，最后西燕向北魏与东晋求救，然在二国尚犹疑逡巡之际，西燕内部就有人开门迎燕兵，长子遂破，慕容永死之，西燕灭亡。

二 慕容西燕与后燕的时代焦虑感

前燕因慕容评误国而为前秦所灭，从宗室到大臣颇心怀不甘。事实上他们最先因秦将苻渡叛秦向前燕求援，慕容德愤然有饮马渭水之志，“逆氏僭据关、陇，号同王者……今秦土四分，可谓弱矣。时来运集，天赞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吴、越之鉴，我之师也。”^[129]并且具体陈述了伐秦的方案，却因慕容评的阻挠而错失良机。从版图以及实力上看前燕对前秦还要占稍许优势。这种优势甚至化为他们在燕亡后还自信燕祚能够得以复兴，在忍耐中寻找复国的机会。早在前燕败灭，燕故太史黄泓就说：“燕必中兴，其在吴王乎！恨吾老，不及见耳！”^[130]汲郡赵秋曰：“天道在燕，而秦灭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复为燕有。”^[131]前郎中令高弼私下就对慕容垂说：“大王以命世之姿，遭无妄之运，迍邐妻伏，艰亦至矣。天启嘉会，灵命暂迁，此乃鸿渐之始……”^[132]在前秦于376年灭前凉后，慕容绍就对其兄楷说，“秦恃其强大，务胜不休，北戍云中，南守蜀、汉，转运万里，道谨相望，兵疲于外，民困于内，危亡近矣。冠军（慕容垂）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复燕祚，吾属但当爱身以待时耳！”^[133]

事实上，慕容氏的时代焦虑感具有着一贯的传统。早在前燕追兴之初，慕容廆就言：“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134]于是审时度势以

匡晋的名义实则“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135]其间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并派裴嶷送皇帝玺于建邺，以“忠于王室，明允恭肃，志在立勋”^[136]为朝廷所称。而慕容廆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晋室的忠心。石勒遣使通和，慕容廆送其使于建邺，与石勒直接交恶。并且多次遣使与东晋太尉陶侃笺，《晋书》慕容廆本传于笺书有详载，“天降艰难，祸害屡臻……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义烈之士深怀愤踊”、“廆于寇难之际，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恨绝域，无益圣朝，徒系心万里，望风怀愤……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等都是慕容廆忠奉晋室的真实写照。可以说慕容廆是有着一腔建立功业之志的。其后即位的慕容皝败段辽、后赵，正如慕容皝致庾冰书“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遭僭逆之寇，家有流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宁得安枕逍遥，雅谈卒岁邪！吾虽寡德，过蒙先帝列将之授，以数郡之人，尚欲并吞强虏，是以自顷迄今，交锋接刃……”^[137]“性雄豪，多权略”^[138]的庾弟慕容翰在临死之时感叹“但逆胡跨据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克心自誓，志吞丑虏，上成先王遗旨，下谢山海之责。不图此心不遂，没有余恨，命也奈何！”^[139]慕容为时的宰辅慕容恪临终“今劲秦跋扈，强吴未宾，二寇并怀进取，但患事之无由耳……每欲扫平关、陇，荡一瓿、吴……”^[140]难怪慕容廆言“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既而生俊，庾曰：“此儿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141]可以说慕容宗室几代都有建立功业的干云之志。到了前燕灭亡后，慕容氏的焦虑感最生动地体现在慕容垂与慕容德身上。《晋书》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载记》载：“德劝乘乱讨坚，辞旨慷慨……”而“德兄垂甚壮之，因共论军国大谋，言必切至。”前面提到的他数次正确的意见与果断的作风无不反映了他的进取心。慕容垂在前燕备受压制，太后可足浑氏“素恶垂”^[142]。垂既有大功，威德弥振，慕容评“素不平之”^[143]，为了躲避迫害而逃亡前秦。当苻坚降燕，欲乘机伐秦，垂对皇甫真说：“方为人患者必在于秦，主上富于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观太傅度略，岂能抗苻坚、王猛乎？”^[144]真曰：“然，绕朝有云，谋之不从可如何！”^[145]可以说在朝中受排挤，有勇略却得不到施展，同时还受到迫害，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只能以客居前秦，目睹自己的邦家为前秦所灭，个人的志向与兴复燕室的重任都使得其等待复兴的机会，并且把握住。苻坚善待燕宗

室，在决定伐东晋之前正是听了慕容垂的鼓动才下了讨伐的决心。慕容垂希望秦败复国的野心昭然。前燕的子弟们也在等待着复兴的时机，在苻坚一意孤行攻晋时“慕容楷、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146]在慕容垂将自己的千余兵马给苻坚后，大有把握风云际会的如垂世子宝，他说：“当隆中兴之业，建少康之功。但时来之运未至，故韬光候奋耳。今天厌乱德，凶众土崩，可谓乾启神机，授之于我。前载一时，今其会也……”^[147]又比如慕容德在谏垂要行大事时也说：“夫邻国相吞，有自来矣。秦强而并燕，秦弱而图之。此为报仇雪辱，岂所谓负宿心也……”^[148]而慕容垂所说：“苟天所弃，图之多便。且纵令北还，更待其乱。既不负宿心，可以义取天下。”也说明了其志向丝毫不亚于慕容德等人，只不过其碍于苻坚对其的雅待而不想将自己的志向充分外露，或可说这也是更重视策略的一种体现。

我们从淝水战前秦君臣对慕容宗室的评价也可可见其咄咄逼人的气势。比如苻融在谏苻坚不要伐晋时就说：“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149]苻坚的智囊权翼也说：“垂爪牙名将，所谓今之韩、白，世豪东夏，志不为人用。顷以避祸归诚，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满其志，冠军之号岂足以称其心！且垂犹鹰也，饥则附人，饱便高飞，遇风尘之会，必有陵霄之志。惟宜急其羁絆，不可任其所欲。”^[150]当慕容泓进兵关中，苻坚大怒，召慕容韦说：“卿父子干纪僭乱，乖逆人神……奈何因王师小败，便猖悖若此！垂为长蛇于关东，泓、冲称兵内侮……卿之宗族，可谓人面兽心，殆不可以国土期也。”^[151]苻坚的愤怒言语其实正反映了慕容氏在复国运动中所表现出的让对手胆寒的气势，本质上反映了他们的时代焦虑感。他们渴望恢复前燕的荣光；渴望在风云际会中建立功业，一如他们的前辈。而这种焦虑感表现的最为显露的慕容垂与慕容德分别建立了后燕与南燕。我们也可以想见，正是这种焦虑感让他们在前秦刚刚露出败相就乘时而起，兄弟子侄尽相效命，从而使慕容氏重又走上了复兴之路。

三 慕容西燕与后燕的归根情结

慕容伟在被前秦并吞之下东归前燕发迹之地，被苻坚诘问曰：“狐死首丘，欲归死于先人坟墓

耳!^[52]这实际反映出慕容氏具有很深的归根情结传统。慕容前燕始祖莫护跋,曹魏初率其部入居辽西,到了涉归时,“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53]慕容时筑龙城,并迁都于此,慕容俊时将都城由龙城又迁至蓟。慕容垂起兵后也非常重视慕容氏发迹之地辽西,于称燕王不久(385年)就派慕容农去龙城,同年以农为幽州牧,镇龙城。“农于是创立法制,事从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课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前后至者数万口。”^[54]389年慕容农以“所统将士安逸积年,青、徐、荆、雍寇尚繁”为由要求内调,慕容隆接任,“因农旧规,修而广之,辽、碣遂安。”^[55]389年又派慕容盛镇蓟城,修缮旧宫^[56]。396年伐北魏前夕,慕容垂命慕容会镇龙城,“委以东北之任”^[57],其后慕容宝为北魏所逼,北上与南下失据,丢城失地,唯有东北故地粗安。可以说从前燕到后燕都重视东北故地的建设。在慕容宝脱离都城中山而北趣蓟城慕容会时,虽万余骑相随,然至蓟“惟高阳王隆所领数百骑为宿卫”^[58],全赖会军得以立足。慕容宝当时的战略就是“谋去中山,走保龙城”^[59],用慕容隆的话说,“北迁旧都,亦事之宜……若节用爱民,务农训兵,数年之中,公私充实,而赵、魏之间,厌哭寇暴,民思燕德,庶几返旆,克复故业。如其未能,则凭险自固,犹足以优游养锐耳。”^[60]这一计策也得到了慕容宝的赞许,可以说这是后燕后期的战略构想,即使暂时丢掉赵、魏,也要力保东北故地以图再举。而本质上还是反映了慕容氏的归根情结。前燕开基于此,巩固于此,前燕慕容俊因后赵大乱而据有赵、魏,离此时不过40多年。而慕容氏入居辽西在曹魏之时,前燕慕容俊以前的王室陵寝也都在辽西。辽西故地在慕容宗室的心目中自然具有“圣地”一般的地位,值永嘉之乱以后中原板荡,独慕容前燕的东北“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怀远,故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61]这种光荣经过历史的沉淀无疑会形成令慕容宗室备感骄傲的自豪感,慕容为说的狐死首丘,实质当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西燕与后燕的归根情结并不完全一致。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他们“归根”的不同。

前燕灭亡不久,苻坚迁慕容韦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4万余户于长安。我们分析一下,宗室、百官(大部分当为鲜卑人)的数量已经不在少数,再加上鲜卑4万余户(当为王公百官家属和平民),被迁到长安的鲜卑人口是很多的。慕容泓起兵开始不过千余人,打败强永后“泓众遂盛”。

慕容冲起兵时也不过2万,被前秦窦卫大败后以8000骑奔泓,迅速达到10万人。而慕容冲僭号关中不久,因人心思归而接连发生政争,东归时已经男女40余万口,胡三省在为《通鉴》作注时也感叹,“秦迁鲜卑于长安,至是才十七年耳,而种类蕃育乃如此。”^[62]问题就出现了,这40万人到底东归的目标何在,是龙城故地还是赵、魏中原腹地?我们注意到,慕容泓起兵时“亡命关东,收诸马牧鲜卑”^[63],慕容冲“起兵河东”^[64],由此可见作为二人起兵的首义鲜卑,其居住地在中原以及山西腹地,那么他们东归的目标是否就一定此片区域呢?我们看到史书中这样的记载:“西燕主冲乐在长安,且畏燕主垂强,不敢东归……”^[65]、“(慕容)永持法宽平,鲜卑安之。至闻喜,闻燕主垂已称尊号,不敢进……”^[66]慕容永率众到了山西,却不敢继续东归,这就告诉我们他们的目的地又不在于此。而他们最有可能的东归目的地就是前燕都城邺以及附近地区,因为苻坚灭前燕从邺徙至少4万余户入长安,他们当构成这40万人的主体,先前首义诸鲜卑当在少数。事实上,西燕的东归姚萼看的很清楚,在慕容冲攻长安,姚萼手下群僚都认为应当先取长安,建立根本,然后经营四方,而萼说:“不然。燕人因其众有思归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关中。吾当移屯岭北,广收资实,以待秦亡燕去,然后拱手取之耳。”^[67]其实早在慕容泓、慕容冲起兵之时,苻睿坚决邀击,姚萼就谏曰:“鲜卑皆有思归之志,故起而为乱,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夫执鼯鼠之尾,犹能反噬于人。彼自知困穷,致死于我,万一失利,悔将何及!”^[68]当慕容泓因战胜而实力大增时就将矛头对准了前秦,于是进向长安,但毕竟他们有很深的归根情结,慕容永即位后就遣使诣秦主丕,求假道东归。不许,双方交战,“(秦)左丞相王永、卫大将军俱石子皆死……其余王公百官皆没于永。”^[69]可见西燕的东归意志是如何的坚定与不可阻挡。

我们再来看看后燕的归根情结。前面已经提到,后燕的归根主要是在慕容宝当政时期。与西燕不同的是他们的目标直指东北故地,上面也做了论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后燕的归根委实就是被迫的选择。慕容垂当政时期,后燕国势在复兴不久的北魏之上,但自参合陂一役遭北魏重创,不久垂病逝,后燕就开始走下坡路。慕容宝“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70]即位后他也没有处理好两大问题,一是立储;二是与众叔及兄弟的关系。先来看立储,慕容垂时就对慕容宝立储之事“每忧之”^[71],

其比较偏向宝庶子清河公会,会“多才艺,有雄略,垂深奇之”^[72],并且以委以东北重任,镇守幽州,“(垂)临死顾命,以会为宝嗣”^[73]。但宝宠爱少子濮阳公策,宝庶长子长乐公盛“自以同生年长,耻会先之”^[74],在征求了叔父兄长的意见后立策为储,这就为后来的内争留下了隐患。后北魏攻燕都城中山,迫于压力,宝与其太子策及农、隆等万余骑与会会合于蓟,留开封公慕容详守中山。在部下仇尼归等的鼓动下,慕容会作乱欲使其父慕容宝立其为太子,失败后归慕容详被诛。事实上后燕的节节“归根”一方面为强大的北魏所逼,更主要的是内部的损耗。慕容宝与众叔父兄弟的关系也没有完全理顺,当其奔幽州与慕容会会合时留叔父慕容详守中山,但详“僭称尊号,置百官,改年号。”^[75]被先已背叛慕容宝的叔父慕容麟所杀,然而“复僭称尊号”^[76]。慕容宝的叔父德为使持节、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特进、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领南蛮校尉,镇邺,罢留台,以都督专总南夏。这时也南迁至滑台,是为南燕。慕容宝在慕容德等的啮咄下又欲兴兵南下,恰发生了段速骨之乱,奔黎阳,“闻慕容德称制,惧而退”^[77],最终为阴谋作乱的兰汗所杀。正如北魏拓拔仪所说:“燕主(垂)衰老,太子(宝)昏弱。范阳王(德)自负才气,非少主臣。”^[78]又如慕容垂段后所言:“太子(宝)资质雍容,柔而不断,承平则为仁明之主,处难则非济世之雄。陛下托之以大业,妾未见克昌之美……赵王麟奸诈负气,常有轻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讳,必有难作。”^[79]由于慕容宝的昏弱,后燕再无恢复到慕容垂时代的可能,国土大片为北魏所占,只留下慕容氏兴起的故地一隅。

事实上,后燕的开创者慕容垂在依靠世资,联合少数民族及汉族地主最终复兴了燕室,然其内心深处也始终有着“归根情结”,其与苻坚决裂所打的旗号也是复兴前燕故地,与关中的苻秦事实上也是互不相犯。至于起兵后围守卫邺城的苻丕,那是因为邺城为前燕都城,慕容垂想以此开基。对于关中腹地,慕容垂并没有觊觎,其以兴复为己任,终其一生也确如此。慕容宝时,为北魏所逼,后燕节节往龙城故地败退,并不完全是他们没有取胜的能力,而是在心中始终有退保故地的想法在作祟。当慕容农败给强大的魏军后,以慕容宝为首的上层开始产生畏敌情绪,如苻谟曰:“魏军强盛,千里转斗,乘胜而来……宜度险距之。”^[80]中书令邃说:“魏军多骑,师行剽锐……宜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至无所掠,资食无

出,不过六旬,自然穷退。”^[81]尚书封懿说:“今魏师十万,天下之勍敌也……示之以弱,阻关距战,计之上也。”^[82]连一向负气使才慕容麟也说:“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自完守设备,待其弊而乘之。”^[83]而最后只得采取了“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84]。当魏攻中山不克,进据博陵鲁口“诸将望风奔退,郡县悉降于魏”^[85]。当慕容宝率步卒12、骑3.7万与魏军初战不利时“上下凶惧,三军夺气”^[86]。可以想见,魏、赵之地本不属燕室故壤,他们在与北魏作战中所产生的如此畏敌情绪,不能不说与他们在心中已经预作了归路,并不想力战,正是这种得失之患,使后燕积攒不起在关东与北魏相抗衡的强大信念。比如,即使是都城中山军民因参合陂一役父兄子弟死于难而与魏军同仇敌忾,士气鼓、民可用时,以慕容宝为首的上层仍旧以与慕容会会合为名而放弃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基本恢复了前燕旧壤的后燕,也最多地承继了对前燕肇基之地的拜物教似的情结,而这种情结也最终使后燕偏居东北一隅,再无信心与能力恢复旧日的版图,直到为北燕取代。

[1]我们通常所说的十六国并不包括西燕,而是倾向于后燕是为前燕的承继,南北朝史家或认为西燕与后燕本为同宗,且为后燕所灭,故而并不彰显立名于史书,笔者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都是与西燕相关,为行文方便起见将西燕列为与后燕并列的政权。其次,淝水战后复兴慕容氏的力量最终汇成了两股势力即西燕与后燕的前身,太元九年(384年)慕容垂建元称制,是为后燕开始,次年慕容冲即皇帝位于阿房,是为西燕的开始。为了叙述方便,这里将二燕建立之前的开创过程也说成是后燕、西燕。

[2]前燕慕容俊时“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期明年大集,将进临洛阳,为三方节度。”

[3][10][16][21][22][24][26][28]~[31][33][46][55]~[60][62][65]~[69]《资治通鉴》(三八四),中华书局1976年(下同不再出注)。

[4]~[9][12]~[15][19][27][32][34]~[45][47]~[51][53][61][63][64][70]~[77][80]~[86]《晋书》卷一百十四《苻坚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919、2925、2983、2913、2919、2921页。

[18]慕容垂的威名已久,所在征伐,皆有大功。

[23]《魏书》卷二《太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21~22页。

[25]《魏书》卷二《太祖纪》的相关记载。

[78][79]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十五别史·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五《慕容宝传》,齐鲁书社1998年,第349、354页。